

A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long, wavy purple hair, wearing a crown of purple and red flowers with green leaves. She has a gentle smile and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.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soft, light yellow.

別離總在握手後

紀芸著

—— 因為擁抱了愛，才有悲傷 ——



鍾 愛 集

握
手
後

總
在

別
離

鍾愛集

別離總在握手後

作者／紀芸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

定價／一四〇元

ISBN 957-8650-21-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錄

第一章	有些感覺說不上來	001
第二章	今夕是何夕	027
第三章	唯一的愛	057
第四章	一直深愛著妳	085
第五章	難以接受的事實	113
第六章	隨風淡去	141
第七章	痴愛	167
第八章	深情已遠	199



第一章

有些感覺說不上來

三年來，際廷父母不只一次催促他倆早點成婚，際廷總下不了決心，任婚事一直耽擱下來。

是爲了什麼原因？際廷也說不上來，總覺得心裡老是冷冷清清、空空洞洞的，儘管如夢是個溫柔體貼、善解人意的女孩，還是填補不了際廷的一顆心。

際廷將身子斜躺下來，整張臉深埋在水中……。

初秋，仁愛路上的雨絲正密。

葉品涵撐著一把細緻的碎花雨傘，緩步踱在紅磚道上。

綠蔭兩旁的霓虹燈紛紛亮起，下班人潮將這條原本靜謐典雅的街道，裝點出一幅熱鬧而有節奏的畫面。

品涵緩慢的腳步，和街上行色匆匆的都會男女相較之下，似乎顯得異常落寞和疲倦。

是因為雨天的關係嗎？還是秋天總令人感覺特別憂鬱？她緊蹙了蹙眉，輕輕地甩甩頭。

自從三年前離開了國內數一數二的出版社——今鼎以來，彷彿就注定了她這輩子的失意。

面對出版業的不景氣，國內出版社一家家的解散，她換了不少工作。

如今窩在這家由家族所組成的出版社，作個凡事躬親、受盡家族成員眼色和閒氣的小編輯；較之當年她在今鼎的呼風喚雨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啊！

想到今鼎，品涵不禁感到心頭一陣刺痛！她挫敗似的垂下嘴角；當年的那個

男孩，他真的曾經存在過嗎？還是只不過是自己的幻覺而已？

已經過去的事，為什麼又會想起呢？

唉！該怪的還是臨下班的那通電話吧！那是今鼎的同事徐若芬打來的：

「喂！品涵嗎？我是若芬啦！告訴你一件事，下禮拜是今鼎十週年慶，老總

要我負責寄邀請函請以前的公司同事參加酒會；所以，我忍不住先通知妳啦！」

若芬是個講話速度快又凡事喜歡誇張的女孩，品涵想像得到她在電話那頭睜

大了眼、手舞足蹈的模樣。

「喂！怎麼不說話？睡著了呀，怎樣啊？」

「我……我不想去。」品涵想到目前的處境，輕蹙了蹙眉。

「拜託，別那麼掃興好不好，去啦！好久沒見到妳了，公司的人都想妳

呢？」

「我知道！若芬……。」品涵頓了頓，接著說：

「我真的沒時間去，公司裡忙得一塌糊塗，這期的東西還有好多沒趕，下星期恐怕又得加班，還有……。」

「STOP！好了，反正呀！妳就是有各種理由，我已經領教好多次了。」聽得出若芬的不高興。

「若芬，真的很抱歉，下次吧！」

「少來，聽多了，告訴妳啲……。」若芬壓低了嗓門說：

「業務部主任張世唐，特別指名要我無論如何都要把妳找來，我看哪！他對妳一點也沒死心啲！」

這時，品涵意識到有對異樣的眼光朝這邊瞄過來，她知道是坐在她斜對面的范先生——她目前的老闆——所投射出的。

於是，她低下頭，希望儘快結束這通電話。

「好了，我不跟妳說了，老板在注意……回家我再跟妳連絡。」

「不管，妳非去不可。十周年，在凱悅耶！」

若芬放鬆的說，品涵頓感坐立難安，因她已強烈感受到老闆所投射出的銳利眼光。

「妳知道發行部的小胖吧！還有我們編輯部的林正美、趙士倫，哦！對了，還有妳記得廣告部的羅際廷吧，就是被副總女兒看上的那個帥哥……。」

當羅際廷三個字出現，品涵就再也聽不見若芬說什麼了。

「喂！品涵，妳有沒有在聽呀？」

品涵輕咬了咬下唇，握著話筒的手不禁抖了起來。

「哦！若芬，我要下班了，再見。」

品涵不顧若芬持續不斷的喊叫，匆促地掛斷電話。

羅際廷、羅際廷……那個身高一八三公分、寬肩、長腿，有著一副堅毅神情，笑的時候露出白白牙齒的男孩。

三年來，在夢裡出現的影子，在腦海中不斷輕喚的名字，我怎會忘記？哦！是了，一定是若芬的那通電話，喚醒品涵對塵封在心底深處的記憶，更

觸動了她的心弦。

品涵舉手壓壓發脹的額角，甩甩頭，試圖將這煩人的情緒丟開。

*

*

*

「譚心園」——

這是位於忠孝東路與仁愛路間貫穿的小巷弄裡，一棟小巧雅緻的咖啡屋。小庭園裡花木扶疏、流水涓涓；門沿上掛著一串長風鈴，室內流瀉著輕柔樂聲、乳白色的牆和橙色的桌布相輝映，桌上的檯燈灑瀉出柔和的光暈——

「真希望永遠這樣看著妳。」際廷將檯燈移近品涵，深黑的眼底有醉死人的溫柔——。

品涵啜飲著「藍山」，在冉冉上升的霧氣中，回想際廷說的話。

在今鼎，品涵無論資歷或年齡都比際廷大一、兩歲，當際廷服完兵役進今鼎時，品涵已是編輯部的小主管。

在業務接觸頻繁的情況下，際廷對品涵漸產生微妙的情愫。

品涵此時亦驚覺到自己對際廷的感情日益增加，於是她開始逃避。

逃避際廷的感情是因為自尊？還是驕傲？或只是屬於女孩家的一種矜持？

在她還沒完全弄清之前，卻發生一件令她憤恨的事。

原本公司有意將她擢升為編輯部主任，卻因為人情壓力，而落入一個資歷、能力都較她差的男孩身上；在種種複雜情緒糾結之下，她憤而辭職，離開那個是非之地。

在知道這個消息後，除了張世唐外，就屬羅際廷最感震驚。

就在她離開今鼎的前一天，際廷悄悄遞給她一份卷宗，裡面有一張小紙條寫

著：

「今晚六點半，在譚心園等妳，不見不散。」

這是她第一次赴他的約，也是最後一次。

在譚心園，他不多話，藉著燈光將她看個夠。

那天晚上，他倆就這麼深情地凝視，所有的話都寫在彼此的眼底。

回程時，他向品涵要了家裡的電話，並允諾：

「我會和你連絡的。」

但是，三年來；品涵由最初的期待、失望、直到目前自以為的「心死」。

他失約了。

原以為，有關於際廷的一切，再也影響不了她的情緒；今天看來，似乎是錯了……。

*

*

*

綿密的雨絲打在車窗上，路上的車燈朦朧地看不真切；在這陰濕煩悶的天氣裡，所有的車輛都緩慢地行進著。

羅際廷糾結著眉頭專注地控制著方向盤，希望能儘早回家，淋個痛快的澡，

洗去他一身的疲憊。

疲憊？是的，今天一整天下來，真夠他累的。

一個廣告客戶由香港來，預定下午三點去接機的，想不到爲了重新修正設計的草圖，差點耽擱了時間；好在飛機延誤了一點時間，否則這個case又要泡湯了。

晚上陪客戶應酬是他最不願做的事，一切都顯得老套而公式化；但是爲了生意，也是沒辦法的事。

際廷扭開音響，輕柔地樂聲立刻流瀉在整個車廂裡。

明天是關鍵了，經過上午的簡報後，就看這個客戶的取決作決定；上天保佑，這可是筆大生意呵！

際廷撇撇嘴，嘴角劃出了一道優美有個性的弧線。

他將方向盤轉了個彎，看到了不遠處自己的家，透著些微的燈光，不禁笑了笑。

疲累了一整天，家總是最溫暖的地方。

際廷的家是位於石牌的一處住宅區，一棟漂亮的石砌洋房，有小庭院和車庫，是際廷父母移民國外時留下給他的。

際廷小心翼翼地將車停妥，冒雨衝到門口，他火速地打開大門，呼了一口大氣，總算將雨擋在大門外。

一陣溫暖的感覺立刻撲面而來。那是來自客廳角落的一盞檯燈，透出一地橙黃的光暈。

際廷脫掉外衣，打了一個呵欠後，才發現長沙發上蹣跚著一個嬌小瘦弱的身影。

際廷皺下眉，一絲憐惜的感覺湧上心頭。

他輕輕地走到沙發前，蹲下身像怕弄碎一個玻璃製品般地将女孩的長髮自額前撥開。

一張蒼白秀氣的臉蛋呈現在際廷眼前，她似乎累極了，睡得很沈。

際廷凝視著這張臉，用近乎聽不見的聲音嘆口氣。

如夢是他青梅竹馬的玩伴，從小就長得細緻窈窕，十分羞怯，只要有陌生人和她講一句話，她就羞得兩頰飛紅。

際廷一向都很喜歡她——像喜歡小妹妹般的喜歡她。

是的，如夢在他心目中，就像個隨時需要人保護、憐惜的小妹妹，他覺得他有責任保護她。

但，那不是愛……，所有的人卻都誤會了，包括如夢。

際廷半眯著眼，心頭閃過一絲刺痛；在好久以前，他曾經愛過，還押上自己全部的靈魂，只是，那個女孩她不知道罷了。

際廷緊握了一下雙手，正要起身，不小心碰到熟睡的如夢。

「啊！你回來了……。」如夢像隻受驚的小鹿般，一雙秀氣的鳳眼盯著他瞧。

「糟，你全身都濕了……我去拿毛巾。」

如夢等不及際廷的回答，像發生一件大事般，急得起身找毛巾。

際廷緊皺著雙眉，苦惱於這個女孩對他付出的深情。他伸手攔住亂竄的小鹿，柔聲說：

「沒關係的，我這就去洗澡。」

如夢遵從的說：

「我去幫你放洗澡水。」

「不用，這麼晚了，妳去睡覺吧。」際廷語氣中透著一股壓抑的氣惱。

一種無由來的煩悶襲上心頭，際廷等不及如夢的回答，逕自往浴室衝。

際廷扭開水龍頭，任水聲嘩啦啦地響個不停，不一會兒，熱騰騰的煙霧迷漫了整個浴室。

際廷閉著雙眼，浸泡在滿是霧氣的浴池中，真有說不出的舒暢。

那是一種解脫後的感覺。

說不出為什麼，如夢總是令他有一種窒息的感覺。

三年前，如夢的父母在一場車禍中分別喪生與受重傷，母親當場死亡，父親